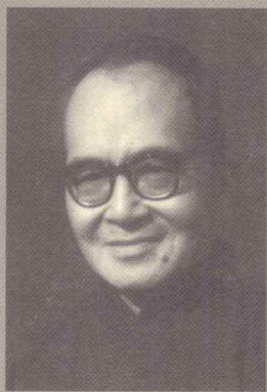


钱鍾书先生
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錢鍾書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钱锺书先生
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编委会 编
丁伟志 主编

Copyright ©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丁伟志主编.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11
ISBN 978-7-108-03555-4

I. ①钱… II. ①丁… III. ①钱锺书 (1910~1998) —
纪念文集 IV. ①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7796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孙晓林

封面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卢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6.25

字 数 310 千字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49.00 元

目 录

编者的话

向钱锺书先生学习 丁伟志 1

第一辑

对钱锺书学术境界的一种理解 陆文虎 9

钱锺书先生的精神遗产 柳鸣九 21

钱锺书简论 袁良骏 26

钱锺书、杨绛散文比较 范培松 张颖 40

《管锥编》所蕴涵的社会批判意识 胡范铸 陈佳璇 61

钱锺书与白瑞蒙 郭宏安 77

第二辑

钱先生的两篇审稿意见 王水照 105

两位文化巨人的相会 朱虹 112

怀念钱锺书老先生 高莽 114

忆锺书师 许渊冲 128

父亲胡乔木晚年与钱锺书的交往	胡木英	139
钱锺书先生谈美国文学	董衡巽	143
钱锺书先生的学者人格	叶廷芳	146
温暖的回忆	黄宝生	154
“偶然欲作最能工”	张佩芬	161
和钱锺书先生做邻居	黄 梅	171
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	薛鸿时	178
钱先生的不忍之心	钟叔河	182
深切怀念钱锺书先生	吴泰昌	189
对钱锺书先生的一点忆念	黄伟经	194
与默存先生相处的日子	许德政	200
回忆	刘世德	209
追念钱锺书先生	何西来	212
与大师相处的岁月	刘士杰	217
特殊年代里的几封书信	陈骏涛	230
钱锺书与电脑时代	胡小伟	237
天降难得之才 惟恒持者大成	钱碧湘	245
欣然于无名劳动	马靖云	250

第三辑

我心目中的钱锺书	钱锺华	255
追忆舅舅钱锺书先生	石定果	258
真切的思念	潘兆平	263
怀念四姨父钱锺书	何肇琛	268
记忆的铜镜	施 亮	270
与外公钱锺书的点滴交往	杨宏建	277

第四辑

《管锥编》选题建议及审读报告	周振甫	281
读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	邓绍基	287
“道人出山去”	[德] 莫芝宜佳	296
钱锺书先生论“幽默”	朱 正	318
钱锺书先生的“打通”说与新历史主义文论	季 进	321
《管锥编·周易正义》研究的启示	孙少华	344
《管锥编·老子王弼注》八题	陆永品	364
钱锺书先生说《论语》述例	傅 杰	376
钱锺书先生论《心史》非伪托释证	陈福康	391
编后记	刘跃进	412

编者的话

向钱锺书先生学习

丁伟志

春节期间传来消息，说是杨绛先生提名要我主持《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的编辑工作。原本我是想过了春节最热火的这几天，再去拜望杨先生，这回只好和她电话预约好提前登门拜年，以便及早地聆听她编印纪念文集的意愿，以及对我做何差遣。听过她讲述了与陈奎元院长就此事商谈的经过后，我首先表示了对他们信任的谢意，然后说：突然接到这一授命，有两句话涌上心头：一是“力不胜任”，二是“义不容辞”。

说“力不胜任”，绝非虚情假义的客套话，而是区区略有自知之明的“实情”。钱先生是“通人”，学问博大精深，汪洋恣肆，会通中外古今。当年读他的书，我就常常苦于学力的不足。如今约请学界中的人士，来写纪念这位中国学术界一代宗匠的文章，人们自然会充分对其学术上的卓越成就做出评估。让我来评判和编辑这样的一批文章，必定会愈加现出学力不逮的原形。至于面对钱先生倾心专攻的“文学的鉴赏和评判”这一专门领域，我又恰恰是个像他指斥的“不通艺事”的“学士”，而非够格的“文人”。老实说，就个人才识而言，我要应承下这项“力不胜任”的委托，便无法不违背钱先生的遗教，去充当一个不称职的“挂名主编”。

无可奈何的是，自己的本事再不济，我也不能够推辞杨先生

的这项派遣；为纪念钱先生百年诞辰出点力，我“义不容辞”。

掰开来说，不容辞之“义”，有两重含义。一是钱先生于我的深厚情谊。钱先生比我整整大二十岁，钱先生和我交往整整二十年。二十年的交情，只把它说成是忘年之交，是不够的；事实上我们之间存在着的，是深厚的师生之谊。虽然他一再写信训斥我称呼他为“默存师”是“蓄意折他的寿”，但是实际上他对我诱导教诲从未间断。二十年间，举凡我向他请教问题，以及请求他帮助解决疑难事项，不管是合理的，还是古怪的，甚至是不情之请，他都一概耐心地解疑释惑，竭诚相助。与锺书先生对我的关爱之深、期望之殷相对照，我就愈加对于钱先生有着一种愧疚之感。今天能够为他的百年诞辰编辑纪念文集的事稍尽绵薄之力，不但可以略效弟子之礼，而且也可以算是聆听先生教诲的又一次补课罢。

不容辞之“义”的第二重含义，远比个人间“师生之谊”重要得多了。编一本纪念钱先生的文集，其意义远远超越了亲朋好友们寄托对钱先生的缅怀之情，更重要的，我们是想通过出版这本文集，再一次呼唤学术界、文化界加深认识钱锺书先生学术贡献的重大价值，进一步推动新生代学人学习钱锺书先生学术成就的自觉；希望他们能够担当起传承与发展钱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宗师筚路蓝缕开创的文化大业的重任，以期更好地推进我国学术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归总一句话：纪念钱锺书，就是号召一切有志于学的人，都来学习钱锺书。作为与钱先生在同一个单位共事多年的晚辈，我为办这件有益于学界的大事当个义工，还能不心甘情愿！

钱锺书先生逝世以后，我写过两篇纪念他的短文。第一篇题目是《送默存先生远行》，第二篇题目是《走近钱锺书》；今天写的《向钱锺书先生学习》，是第三篇。设若将三篇文章的题目统一格式，那就可以依次表述为：《送别钱锺书》、《走近钱锺

书》、《学习钱锺书》。三篇的写作角度有差异，命题自当有别，但是我这三篇短文也有着“一以贯之”的主旨，这就是衷心希望有志于从事文化事业的人都来自觉地学习钱锺书。

学习钱锺书，应该学什么？笼统说来，自当是：钻研他的学术成果，鉴赏他的文学创作，接受他的丰富知识，领悟他的独到见解。不过钱先生是博学的大家，在文学、艺术、史学、哲学，以及语言学、心理学、宗教学等诸多领域里，他都卓有建树，更不必说他通晓多种语言文字。我们自然盼望中国能够早日涌现出钱锺书式的博学大家；不过一时出不来这样的大家，倒也用不着着急，能够有人把钱先生的某个方面的学问学到手、学到家，那也是值得庆幸的事。“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我们能有几十个、几百个专家，凑一起，岂不也有可能“赛过钱锺书”吗？

学习钱锺书，最直接的办法，自然是认真地读他的著作。但是这种学习显然不能以读过了甚至读熟了钱先生的著述为满足。正像冯友兰先生早年所提倡的对待理学的态度那样：“不是要照着他说，而是要接着他说。”怎么才能跟上先贤的脚步“接着走”？首先当然得把钱先生认定是我们求学问道的指路人——为我们提供打开学术文化宝藏钥匙的开门人。知道了路径所向、宝藏所在，下一步那就得靠我们自己步趋前导，迈开双腿，去独立地探险寻幽。比如要想学好《管锥编》，要想彻底领悟其中的精思妙想、微言大义，那至少就得把他所论列的十部典籍去一部部认真钻研；要想透彻地领悟他所论列的西方典籍，那就不得不花力气去学通一门门外语。“通人”自然难成，能够按照钱先生点拨的路数，将自己造就成精通一部典籍，或者精通一门外语的“专家”，那也算得上是没有完全辜负钱先生寄希望于后学的良苦用心了。有人说：“钱锺书是不可复制的。”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钱先生过人的天赋，常人难以企及；但是钱先生的勤奋，人们是可以学习的。以勤补拙，收获也许能差强人意。所以，说

到底，学习钱锺书，固然要学习他传播的知识，但更为重要的是，学习他的治学经验，学习他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

强调学习钱锺书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的重要性，还有一层理由在。因为我们所有真诚尊崇钱先生的学界中人，谁都没有想把钱先生的学术成就完美化、顶峰化，更不会用迷信的态度把他塑造成无所不通、无所不晓的天生圣哲。学通中外古今的钱先生，也是人而不是神，他的学业也有所长又有所短，有所为又有所不为的。况且，作为博学“通人”的钱先生，术业当然还是有侧重有专攻的。如果说以文、史、哲为核心的人文领域，是钱先生所长的话，那么便应当承认，经济、政治、法律、军事之属，就非其所长，非其所专。可以设想，如果当年去向钱先生请教如何防止金融危机，如何根除贪官污吏，他老人家必定是无法应对，说不出学理依据，更拿不出有效对策的。但是，话说回来，难道从事并非钱先生所长的某些专业的人士，就不能从钱先生学术成就中汲取营养吗？显然恰恰相反，他的不离不弃、永不懈怠的求知态度，他的不肯随波逐流、不肯迷信权威、坚持独立思考的首创勇气，他的知难而进、寻根究底、精益求精的探索精神，他的博采众说、触类旁通、严谨推理、明辨是非的治学方法，对于各类学科的研究无疑具有普适的价值。隔行的学者从钱先生的著述中的某些奇思妙想、隽语名言中得到启示而产生豁然开朗的顿悟，也不是什么鲜见的特例。至于钱先生在其专门研究的领域内取得的成就，人们当然也没有必要将其完美化。他的成就再大，也不会变成消灭了一切瑕疵、终结了人类认知过程的绝对真理。在学术上特立独行、超凡脱俗、以“狷”自命的钱先生，其实是一贯坚持在学术探讨上平等待人的人。他不仅坦诚地尊重、而且真诚地欢迎人们和他商讨学术见解；对于能够指出他的著述中的错讹的，总是诚恳地道谢不已。他热忱于帮助、支持、奖掖后学的许多事例，更是学界中广为流传的佳话，感人至

深。我凭借与钱先生的多年交往认定，钱先生内心深处是热切地期盼着“超越钱锺书”的新生代在中国学术界涌现的。

“超越钱锺书”，大约是要靠几代人薪火相传地接力，才能办得成的大业。但是，大道通衢就在眼前，那就是踏踏实实地“学习钱锺书”——学习钱锺书为代表的一代卓越的前辈学人，沿着他们的足迹，走上他们开辟的治学之路。

把纪念钱锺书的活动，变成学习钱锺书的切实行动，中国学术文化事业的大好前程就必定是可期的！

2010年7月末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第一辑

对钱锺书学术境界的一种理解

陆文虎

如果把精神病学意义上的孤独排除在外的话，世上至少还有两种孤独。第一种是庸常的、痛苦的孤独，是一种人类不得已而身处其中的生存处境，也是一种人们总想逃脱，却总不能成办的心理感受。第二种是自觉的、崇高的孤独，是文化人或曰知识分子千方百计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一种高蹈自在的精神状态。我阅读钱锺书先生的著作，想见他的为人，以为可以用“孤独的境界”来理解他。

钱锺书先生的生平事迹正与此说契合。

业师郑朝宗先生曾说过：“钱锺书幼承家学，在钱（基博）老直接指导下，博读群书，精于写作，古文根底非常雄厚。进入学校后，他念的中学、大学及国外的高等学府全是第一流的。”〔1〕钱锺书少时形迹，杨绛先生曾以“痴气”名之，所谓“痴气”，也正是其禀赋异于常人之处，其表现是“专爱胡说乱

〔1〕 郑朝宗：《但开风气不为师》，载《海夫文存》，第2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

道”，“好臧否古今人物”。考上东林小学后，父亲钱基博为其改字“默存”，意思是叫他“少说话”〔1〕。钱基博还告诫他“切须善自蕴蓄”，不可“自炫聪明”〔2〕。14岁上桃坞中学后因看课外书太多影响学业，被钱基博痛打一顿，从此用功读书，学业大进。此处颇可见出钱基博陶冶塑造儿子之用心良苦。

钱基博是文史大家，自谓：“生平无营求，淡嗜欲而勤于所职；暇则读书，虽寝食不辍，……而性畏与人接，寡交游，不赴集会，不与宴饮；有知名造访者，亦不答谢，曰：‘我无暇也！’文章只以自娱，而匪以徇声气。学道蘄于自得，而不欲腾口说。不为名士，不赶热客，刚中狭肠，孤行己意，而不喜与人为争议；人亦以此容之。饱更世患，又欲以宁静泯圣知之祸。”〔3〕看来钱锺书在个性和为学态度上均与其父一脉相承。

钱锺书自述中多次讲到自己孤独处世的风格。他说：“本来我的朋友就不多。”“我有大学时代五位最敬爱的老师……以及其它三四位好朋友，全对我有说不尽的恩德；不过，我跟他们的友谊，并非由于说不尽的好处，倒是说不出的要好。”〔4〕他对吴忠匡说：“平生素不喜通声气，广交游，作干乞，人谓我狂，不识我之实狷。”〔5〕其人“本寡交游”，素喜“独索冥行”〔6〕；“湘西穷山中，悄焉寡侣”〔7〕。晚年更以洪迈诗“不将精力做人情”自律并以劝人〔8〕。

〔1〕 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第1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2〕 钱基博：《题画谕先儿》，《南通报》1920年12月12日。

〔3〕 钱基博：《潜庐自传》，《钱基博年谱》附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4〕 《谈交友》，《人生边上的边上》，第16页，《钱锺书集》，三联书店，2007年。

〔5〕 吴忠匡：《记钱锺书先生》，《随笔》，1988年第4期。

〔6〕 《槐聚诗存》，第1页，《钱锺书集》，三联书店，2007年。

〔7〕 《谈艺录》，第1页，《钱锺书集》，三联书店，2007年。

〔8〕 《顾颉刚日记》1978年5月5日、7月18日，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

二

钱锺书虽为学问大家，然向以小说家自居，盖因小说家是创作者，可以如上帝般创世。当然，这个新创的文学世界并不曾脱离作者所生存的现实世界。作者的写作，也只是为了表达他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感慨。钱锺书站在人生边上，向红尘滚滚的人间世望去，他所见到的，只是一个个形影相吊的孤独人和一座座无法逃避的“围城”。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而进行种种冲进或逃出“围城”的努力，也不过是为了摆脱孤独而已。

长篇小说《围城》立意于两句欧洲古话。英国人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法国人说，结婚犹如“被围困的城堡 *fortresse assiégé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1〕。这两句话所表达的意思，不仅是说结婚，更是说整个人生，说人的孤独，“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2〕该书主人公方鸿渐本来根本没听说过“围城”的说法，后来却“对于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3〕。方鸿渐与朋友交往扫兴而心生感慨：“天生人是教他们孤独的，一个个该各归各，老死不相往来。……聚在一起，动不动自己冒犯人，或者人开罪自己，好像一只只刺猬，只好保持着彼此间的距离，要亲密团结，不是你刺痛我的肉，就是我擦破你的皮。”〔4〕与唐晓芙的恋爱，“譬如黑夜里两条船相迎擦过，一个在这条船

〔1〕《围城》，第9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2〕同上书，第359页。

〔3〕同上书，第141页。

〔4〕同上书，第216页。